

我的大學青春夢

文・圖／吳東傑

大學生活對於許多人而言無疑是人生歷程最沒負擔也最輕鬆的歲月，而我個人也不例外，曾經有位朋友說：自從大學畢業後就沒有真正快樂過。大學畢業一離開校園，不是當兵服役，就是進入就業市場；縱然繼續唸書深造，但因同儕團體所造成的社會壓力，絕不是單純的大學生活所能比擬。

由於台大的社會聲譽、自由學風，對於許多高中生是熱門的選擇，但是對於台大人則不一定是最好且唯一的選擇；之所以選擇台大農推系，則是拜當時的聯考分發制度。那時候農學院和醫學院都屬於丙組，丙組的考生大都以醫學院為目標，屬於丙組的高中生考進農推系後，氣餒的比興奮的多。因為農推系的課程安排是綜合型的學科，套一句現代的術語是「科際整合」，包含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，但又偏重社會科學，所以總有預期上的差距。就在氣餒、懵懂、既來之則安之的狀態下，留在農推系；有企圖心的大一同班同學，不是準備重考就是轉系。但在大四畢業時，總覺得只有這個系才適合我，才能順利畢業。雖然前途不是那麼閃亮，打

從心底就告訴自己：為了生存就必需學會面對更多的挑戰，進而不斷的學習與成長。

大學的課業成績幾乎都是低空飛過，有的還需要補考或重修，大一時就有補考的經驗。而且補的是大一國文，那時候班上還有僑生，連僑生都修得過

的國文，竟然需要補考，其他同學都戲稱我是「台僑」。而我最積極參加的社團是以發行農學院刊物為主的《台大農訊》，後來甚至還當過這個刊物的社長。其實爬格子一直是我想嚐試的工作，只是不知為何大一國文就被當掉。但幸好在大四選修中文系的小說創作，老師給我的評價還不錯，這次的分數大概是大學四年最高的；也讓我對於文字有較大的信心。

這次的高分應感謝小說故事中的主角，他是農推和農經共用的系館，現在已變成文學院哲學系的系館：洞洞館的工友，人稱「老王」，

一位來自大陸的外省仔。那時候的老王是個單身漢，年紀也應是五、六十歲了；現在還依稀記得當天是個民俗節慶，不知清明或端午，路過系館時，老王把我叫住、哈拉起來。由於時間即將接近晚飯，老王就邀我一起吃飯，雖然常在洞洞館看到老



吳東傑於傳鐘前的留影。

王，但老王住的空間還是第一次進去。一坐下來，老王就倒了一杯酒給我；邊喝邊聊，老王的表情急速的轉變，也許是每逢佳節倍思親，老王講起在大陸老家的故事以及現在的處境。他的故事太感人也太感動，老王的父親是當時的縣老爺，如果沒有政治形勢的變化，老王也是個公子哥兒，但現實的無情，命運的造弄；老王卻花了大半輩子窩在遠離家鄉的洞洞館。那時候更令老王傷心的是，他被一位老鄉以介紹婚姻之名，騙走了他的積蓄，這樣的情景真是雪上加霜，而且這位老鄉是他頗為信任的知己，怎不令他心寒？

老王的故事就成為作業的題材，寫成期末的小說習作；其實我想是老王的故事精采，因為這次的作業，不但空前也是絕後。

台大的日子除了洞洞館外，男七宿舍的生活是非常古董的。如果沒有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，應算是台大的古蹟，很可惜已經被拆了，現在只剩下更靠近蟾蜍山的第八宿舍，如果有機會第八宿舍應該被保留下來，因為那是許多老台大人的回憶，相信現在很多新台大人也都不知道這個被遺忘的宿舍。位在蟾蜍山下，畜牧館旁，靠基隆路的男七宿舍是一棟二層樓木、磚造混合斜屋頂的房子。前後各有一條水溝，宿舍前則是一整排的竹林，竹林後則是園藝系的實習農場，再往蟾蜍山的方向就是「義芳

居」，第八宿舍則更靠山。由於宿舍靠近蟾蜍山，有一次大水，山上的棺木還被沖下來，由此可見七舍離極樂世界多近，常有一些宿舍的同學以夜遊蟾蜍山歡迎新生或招待好友。

台大的生活縱然精采，但時間總是無情，時光法輪一轉，還是得離開校園，開啓另一段的人生旅程。畢業後到蘭嶼當了近兩年的兵，退伍後就開始找工作，由於唸的不是什麼當紅科系，又沒什麼專長或才華，東找西找，經過短暫失業，落腳過農會的推廣員，報社的記者，後來也弄過地下電台，現在這個工作到目前為主是我工作最長，已經將近五年。

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工作？如果套句俗下的說法：「媽祖的指示」，那又欺假人意。但又找不出很正經、冠冕堂皇的說法，應該是興趣以及對未來的憧憬。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環保團體，也是所謂的「NGO」，名為「綠色陣線」。很多人對於這個團體也很陌生，但對於台塑運往柬埔寨的汞污泥事件，該會有些印象，這個事件就是綠色陣線前往柬埔寨調查，而引爆台灣工業化後的工業廢棄物非法棄置的環境污染議題。

從國民黨的戒嚴體制，到李登輝的本土路線，台灣的民主化程度確實是進步了，但是社會力的成長反而會令人憂心，特別是在這次「SARS」傳染的處理，赤裸裸的反應台灣社會的本質，其中包括政府和民間部門以及基層社會。

而在環境保育方面，在自然資源有限又想追求經濟發展的台灣，環境保育常成為犧牲品。但



位於蟾蜍山下的男七宿舍，因道路拓寬已被拆除。

作者吳東傑（後排左二）
與農推系的橄欖球隊友。
攝於母校運動場。



事實上，環境保育不但不會影響經濟發展，還應該會阻止經濟損失。試想當爲了提昇廠商的獲利，而減少環境保育的負擔，雖然短時期對於經濟獲益是有實質的幫助，但長期而言這些污染源破壞生態，造成水質污染，農、漁產品的污染而最終影響人體的健康，其所造成的損失和社會的負擔，則是難以估算。

桃園RCA廠員工罹患癌症的高比例，即是說明當初廠方忽略工業廢棄物的處理所造成的後患。中橫公路、海埔新生地，號稱是人定勝天的鬼斧神工的工程，但這些工程後續的影響有多大？中橫不斷的修補，必須投入多少經費？海埔新生地破壞棲地，直接影響海洋資源的孕育，同時又因設立工業區後，將會排放更多的污染。這些影響也都可以經濟負荷或經濟損失來估算，但因這些「綠色會計、綠色帳」是未來才會兌現或支付，所以常爲決策者所忽略，不管有意或無意。

環境保育是以「預警和預防」思考未來的發展，應可省下許多國家社會的負擔，和發展的考量是不相違背，只是環境保育是長遠、未來，而經濟

發展則是短視、現實。也由於這樣的衝突，使得環境保育的聲音常成爲狗吠火車，或阻擋經濟發展的路石。相對的支持者也就相當稀少，所以常因缺錢、缺人及挫折而中途退出。

會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從事環保的工作，對於未來的想像是有所期待的，甚至會深信這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課題，當下應該扮演觸媒的角色，甚至是防止惡化的防腐劑，但由於現實的條件，有時也會懷疑自己的堅持與能耐；在理想與現實的平衡桿上，瘋狂倒地或繁花再生。

吳東傑小檔案

1962 年生於嘉義東石，

1985 農推系畢業，

1987 蘭嶼退伍。

而後開始找工作、失業，

落腳過農會、報社、電台，

翻譯過環境賀爾蒙的英文書 (Our Stolen Future)，中譯為「失竊的未來」，

現為綠色陣線執行長。